

程

洛京獵記

說淵二十三別傳二十三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
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
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
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
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
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
酣酒于室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

襲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
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
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
莫親徼道之職徃徃設呵殿於通衢則犬
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
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
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請收付
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爲王府司

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旣不自新
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翦者走者見之必
群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
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
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
於南隣北里間至是有分於張直方延之
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
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煙

言淵八集 卷之八 雜詩 三 書院
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於直方第至
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從乎
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
短皂袍來請知古乃上加麻衣馬遂聯轡
而去出夏門則凝霰始零由闕塞而密雪
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
而鞬弋之類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
有嚴冬意及乎霞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

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
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
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樵徑古
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
望有炬火甚明仍作依積雪光而赴之復
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
壁橫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
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闈者覺之

言淵公集 卷之三 書院
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
王知古也今日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
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
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
讓闔曰此乃劔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
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
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畱
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

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
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知古
仍述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
不在家於禮無筵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
接軫豺狼所嗥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
也請舍外廳翊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
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藥櫃宏敞帷幙
鮮華張銀鐙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

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
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
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
才軒裳華胄金玉竒標既富春秋又潔操
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
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
何夕獲邁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
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歛容曰僕文

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惟泥塗是
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
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
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睠以佳
偶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譁浪
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
門實秉懿範奉蘋繁之敬如琴瑟之和惟
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旣辱高義乃叶夙

心上京書路飛且不達百兩陳禮事亦非
賒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荅曰
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
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移准待
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
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
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
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誓彼襟靈志

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少時則燎
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
旣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謂曰豈有逢掖
之士而服從役衣邪知古謝曰此乃假之
於與遊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所從荅曰
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
仆地色如死灰旣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
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

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出無啓寇讐於
是婢子小豎輩群出秉猛炬曳白楮而登
階知古佹僂走於庭中四顧遜謝罵言狎
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門闔扉猶聞誼譁
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頽垣
乃得馬于其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
者乃縱轡赴之則輪租車坊飯牛附火耳
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

寢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
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
遙至其第旣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
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恠事直方
起而撫髀曰山魘木魅亦知人閒有張直
方邪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支
飲胄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旣
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雪中馬跡宛然直

言游集
卷之七
書院
詣栢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
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
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設弓以待內則
束緼荷鍤且掘且薰少頃群狐突出焦頭
爛額置罹罾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狐大小
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
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
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羶之穴矣余時

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
謹爲余言之豈曰語恠以據
故傳之
焉

洛京獵記 終

玉壺記

說淵二十四 別傳二十四

元和初有元胤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
 有從父為官湖右李庶人連累各竄于愛
 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
 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
 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誼譁舟人與二
 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歛起斷
 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鬚

詩淵尺集
卷之五
書院
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
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
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
以見天王尊像瑩然于嶺所有金鑄香爐
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
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
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
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

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
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
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
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
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
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
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
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

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艷絕，神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

有元胤。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忽若夢于鈞天，卽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隔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

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卽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賜。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

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

繳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彊爲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其

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迴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卽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

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
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
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
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
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
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卽
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
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卽君已

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
以清虛覩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
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
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
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
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
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
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

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却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檐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玉壺記

終

姚生傳

說淵二十五

別傳二十五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櫛楚及汝。汝其勉焉。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
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曾
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
讀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
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
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
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狀色甚潔
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

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
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駱
馬扣門搢箠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
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
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
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
至無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
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

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梭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裯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襍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

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畱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翊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

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
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
酒殽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
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
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
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
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
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

姝廢業捶楚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
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尼具
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
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
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
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旣而宣
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
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

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
頓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
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
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
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
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
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
秀發瞻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

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
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
儒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
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
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
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
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
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

言淵文集 卷之五 姚生傳 五 書院
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
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
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
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
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為所親言其處或
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姚生傳 終

唐暉手記

說淵二十六

別傳二
十六

唐暉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輒
之後隱居滑州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
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
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
父亡哀毀過禮暉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
畱之渭南莊開元十八年暉以故入洛累
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

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
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
也居數日果有凶信迴悲慟倍常後數歲
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
悲長簾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
時開蒐今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
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冥委
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

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迴耿耿歎
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
聲初遠漸近迴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
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
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
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
君誠心不以沉蒐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
夕與君相聞迴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

事卒難申叙然得一見 顏色死不恨矣
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
妾非不欲盡也 咄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
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
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
七郎相見 咄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
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
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即咄之亡

女也 咄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柩之
北 咄趨前泣而拜妻答拜 咄乃執手叙以
平生妻亦流涕謂咄曰陰陽道隔與君久
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
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
遇悲喜無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
何夕再遂申款 咄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
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

言流集 卷之三 書院
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眈卽如言笑謂
眈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
故有間乎。眈甚悲恚妻曰論業君合再婚
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
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
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
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大
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

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
爲累。眈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
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眈卽命備之。
旣至索別器推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
粥宛然在。眈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
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群。小謂眈曰此是
紫菊姥。豈不識耶。眈方記念別席飯之。其
餘侍者眈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眈從京

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
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
曰徃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於堂屋西
北斗拱中無人知處暍取果得又曰豈不
欲見美娘乎今已成長暍曰美娘亡時襁
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
至可五六歲暍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
羅敷却抱忽不見暍令下床帷申繾綣宛

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
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暍曰娘子神靈
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
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
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至如
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夜深暍曰同穴
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

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𤑔曰：婦人沒
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
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
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
免。𤑔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
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
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𤑔曰：曩日不
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

而不爲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
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
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兔月斜，銀燭半
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𤑔含涕言
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
翁婆使舟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
督責，妻泣而起，與𤑔訣別。𤑔修啓狀以附
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𤑔問此香何

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暍執
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畱一羅帛
子與暍為念暍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
日限不可又畱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
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
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
也忽忽不果又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
揚被父之方滅舉家皆見暍手唐暍手
記終

獨孤穆傳

說淵二十七

別傳二
十七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
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
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
俄有車輅北下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
向者麤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
相舍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誠亦不足但
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

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旣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踈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

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卽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

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
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
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揚自稱縣主意已疑
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
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
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隋室
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
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

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
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
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
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
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
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
多同隋史又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
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搆兵豺虎

說游成集 卷之三 書院
恐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
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
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
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誠。哀哀獨孤公。臨
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
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自古。陵寢露
煙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惠
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

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
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
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
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
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
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
叙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
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

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
在雙闕于戈運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
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望夷旣結
釁宗社亦貽羞温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
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
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
已淪覆餘生誓不畱英英將軍祖獨以社
稷憂丹血濺黼宸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深寂寞泉臺千萬秋
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終
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勝者又
之逡巡青衣數人皆將樂器而有一人前
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
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
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旣而謂穆
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

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陪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父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父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
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

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今聞父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蕭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

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
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
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卽宜
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俟曉拜賀於是
群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入臥內但其
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
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
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

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
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
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
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
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
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
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
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居江南回日能挈我

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未有
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
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
頽瑩未遷自我居此于今幾年與君先祖
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
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霑
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
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陽在天一方驅

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
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
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
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
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旣出門回
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
忽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
索穆頗甚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

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誅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

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輦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旣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

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
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於其夕
暴亡遂合葬于楊氏

獨孤穆傳終

王恭伯傳

說淵二十八

別傳二
十八

裴謚王恭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
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
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煉
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恭伯謂
謚曰吾所以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
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賤歡娛而貴寂
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

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
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恭伯
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
洛意足然後求遠垂功立事以榮耀人寰
縱不能憇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
鳳與仙翁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影凌煙廁
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
山 謹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恭伯遂歸

謹畱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藉調授左
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
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
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行船不敢動時
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
戴笠鼓櫂而去其疾如風恭伯以爲吾乃
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我試視之
乃 謹也遽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

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
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
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恭
伯粵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
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
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恭伯預其選故有
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
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

當以奉給諫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
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
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
贈我吾山中之友或市藥於廣陵亦有息
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
門卽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
翛然而去恭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
謔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

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
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
境煙翠葱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
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
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
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
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恭伯前拜
視之乃譏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

羶愁慾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
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窻戶棟梁飾以異
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
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
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
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
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吾
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

言...
纔爲廷尉屬。今浴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
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
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
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
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
前詣曰。參評事。恭伯荅拜。細視之。乃恭伯
妻趙氏也。恭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
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

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
恭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恭伯。
潛繫於衣帶。妓作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
令隨趙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
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
天將曉。裴召前黃頭曰。送趙氏夫人。且謂
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
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

言淵集
卷之五
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
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
難再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
往復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恭伯曰
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
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
愁攻人努力自愛恭伯拜謝而去後五日
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

地煙草極目惆悵而反及京奏事畢得歸
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拙不足以奉
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
先祖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
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
其筵足徵何諱乎恭伯盡言之且曰當此
之時恭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
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

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
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
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蟻爲蟬鯢爲鵠萬物
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况耳目
之外乎

王恭伯傳

終

程